

前路漫漫，沿途有你

漫漫療程，沿途有護理師、關懷員、以及最重要的家人朋友，一起攜手走過。

萬芳醫院負壓隔離病房 廖暄宇 護理師

「唉。」又是深深一口嘆氣，阿伯拿起了杯子，嘖了一聲，皺眉喝下一口水，然後手伸向床旁桌上的衛生紙。

我在他碰到衛生紙前率先抽出了一張面紙，對折放到桌面上以後還要撫平四個角落，接著在阿伯驚訝的目光中，依照藥丸顆粒大小，從左至右一一排好，問他：「鍾さん，藥を飲みませんか。（鍾先生，要不要吃藥了呢？）」

阿伯驚訝完，露出這幾日來難得一見的輕鬆微笑，問我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會日文？」

「你前幾天有說過啊，」我把第一顆藥拿給了他，他一邊聽我回答，一邊俐落的把藥丸放進嘴中、喝水吞下，「你說年輕的時候有代表國企去出差，一去就是幾年，您那個時候是去關東嗎？」

一來一往間，阿伯一邊和我閒話家常，一邊將藥物一粒粒服下，回過神來時，藥物竟然已經吃完了。

「今天吃藥感覺很快欸？」阿伯自訴，眉眼間透露出愉悅和一絲絲僥倖，對他而言，這樣子愉快的服藥經驗恐怕無法天天實現。

這一天能讓阿伯成功被轉移注意力，也是靠了幾天的累積。

上班時，雖然這位阿伯只有口服藥，卻是我在早上一整輪的治療中，最後去找的一位。

因為等他吃完這些口服藥，真的非常久。

他吃藥有幾個前置作業，他會先慢吞吞地清空床旁桌，然後抽出一張面紙，平整的對準邊緣後，對摺、再對摺，接下來把藥杯中的藥丸一顆顆擺到衛生紙中央、接著深深嘆一口氣。有時候不止一口氣，他會像是給自己打氣一般深吸一口氣準備拿起一旁的水杯，然後又頹然放下。

「為什麼會生這個病呢？」

這個問題總是夾雜在好幾個嘆氣之間，一開始還會按照衛教單張上的標準答案回答，後來發現這種聽了好幾次的話沒什麼好記不住的，就是阿伯本人還不太接受。

「怎麼這麼多顆藥啊？」

通常阿伯掙扎到最後就會這麼感慨，句子中提到藥物，代表他終於願意面對吃藥這件事情。他會拿起水杯先喝一口水，然後一顆顆端詳那顆藥丸的長相，好似想記住這些找他不痛快的混球子們長什麼樣子，然後一顆一顆吃掉。

每次進出病房，大概會花上15至20分鐘。

為了提高效率，我開始替他執行前置作業，幫他清桌子、鋪衛生紙、按照大小擺好藥丸，在記住每個細節以前，仍常常被他打斷自己重來，待我隔天完美完成他的眉眉角角。在這個過程中雖然煩躁，突然也意識到，這些舉動像極了要準備考試或打報告前就會想整理房間的自己。

我們有時候會跟病人說，同樣是發現肺部結節，要慶幸檢查後是肺結核不是肺癌，至少大部分的人有好好吃藥

就會好，因此也會忽略掉，並非每個病人在面對治療時都是如此坦承，誠如每個病人適應壓力或面對困難挫折時的反應會有所不同。

何況肺結核在治療過程中，每個人對於藥物副作用的適應程度不同，而吃藥的日子日復一日，試藥、副作用出現、再繼續試藥的生活，彷彿沒有盼頭。不巧這位阿伯在吃藥後出現明顯的副作用，包含肝功能的食慾不振、全身的脫皮發癢。家人時不時會帶食物、補品來，阿伯只能盯著平時愛吃的食物許久，再搖搖頭請看護拿進冰箱。

「為什麼會生這個病呢？」阿伯不時還是會問。「是因為以前我常常搭飛機嗎？」

肺結核的感染源頭能推測、但無法斷定，沒人能給阿伯一個他能接受的理由。我只能順著阿伯的話頭，請他教教我日文，後來每天一早的問候變成了日文對話，聽阿伯分享年輕的故事，藥不知不覺就吃完了。

偶爾女兒們會來探望，其中一個不管我們怎麼澄清，都只願意站在兩層隔離門外看著自己年邁的爸爸，不願意戴上 N95 進病房探望，也在阿伯終於

能出院時，一再反覆確認和傳染病的家人一起住會不會有問題。

這些細節，阿伯其實也都看在眼裡，快出院那陣子吃藥特別提不起勁，就像一個跋涉過萬水千山的旅人，忍受所有磨難只為回到家中，卻發現家人並不接納自己。

我們沒辦法代替病人吃藥，也沒辦法代替病人調適吃藥的心情。在照顧

他們的時候，有一項護理措施顯得相當空泛，叫做「與病人建立關係，給予支持與陪伴」。無論是護理師或是都治關懷員，最深刻的關係包含表現出我們的在乎，在乎病人能不能好好被治療、在乎病人能不能完成治療。最理想的狀況，是能透過我們的衛教，和我們對待病人的方式，讓家屬也能一同陪伴與理解。半年至兩年不等的治療時間很長，但是讓病人無論平順或坎坷的前進，甚至讓家屬一同攜手面對，才是長遠。

臨床觀點

李枝新 醫師
萬芳醫院胸腔內科 主任
疾病管制署 結核病諮詢委員

幫助結核病病人克服傳染病污名化的壓力，是結核病治療中重要卻容易被忽視的一環，如果醫護人員不去刻意觸及，病人往往也不願意提起，但是被親近的朋友甚至是家人排斥和疏遠，對病人是很沉重的打擊，不但增加病人對於自己和抗結核治療的負面感受，使病人對治療的不良反應更難以忍受，也可能因為害怕和家人討論病情而延誤了不良反應的處理時機。家人是協助病人對抗結核病的環節中至關重要的一道防線，醫護人員主動說明居家防護的適當作法，化解家人對傳播風險的不合理擔憂，或是讓病人有機會表達對家人支持的感謝，都對化解傳染病污名化壓力有很好的效果，能使後續的照護更順利圓滿。